

寓林集卷之二

武林黃汝臺書院著

序

鴻苞序

今夫虛空之中忽然而有天地天地中有四海五嶽
海嶽中有丘陵原隰溝澮川瀆以及于一微一塵一
漚一沫自漚沫微塵浸索而至天地不可以數計形
模也而總爲虛空之所苞舉則是虛空之爲物孰
與妙合偶對哉嘗試觀之惟人之靈通神明類萬物

函虛蹠實參兩天地而稱三才世人往往桎梏束之
波流汨之故子輿氏有不能盡其才之嘆世有才子
而後能殺列虛空籠絡宇宙堅豎之爲功而精溢之
則爲言屠長卿先生所著鴻苞一編是也長卿少負
不羈以文章自豪釋褐成進士爲青浦令時與馮開
之沈君典丁右武諸公相頡頏風雲睥睨當世人爲
儀曹郎志業不遂仍以豪罷歸而益注其才情于著
作之林幾與弇州新都輩爭流競爽晚乃棲心于禪
玄二氏又欲綜三教之旨于一毫端時出而爲竺乾

爲柱下爲洙泗霏霏乎落筆爲花流沫爲珠玄黃黼
黻其辭以自愉快于是析天人研性命剖兩儀緯萬
類漁獵諸子網羅百家以及齊諧虞初叢聚謔浪之
譚凡書之所有目之所淫喉舌之所吞吐盡舉而載
之于筆盡其心靈無所不映澈而其長才無所不游
徙其瑰磊歷落之氣不竟于名位而眺覽山川揮灑
詞賦猶不足以滿其清湛浩蕩之胸讀是篇也不可
謂長卿非才子亦不可謂長卿不能盡其才者已雖
然神明往則靈焉託馳驟歇而才安歸六稅猶爲陳

筌玄釋不過傳響此編卽稱博雅功臣而謂爲長卿
易簡理得之書不可也茅生元儀爲吾友水部薦卿
之子博文嗜奇爰付剞劂屬予序之以資同好者流
覽兼愛全書未加詮擇然予聞之長卿辭世偈云生
平一過多言多語鴻苞等書付之一炬嗚呼霜降木
落則長卿之爲長卿覩矣

敬由編序

敬由編者觀察竇公爲司寇郎時所緝自唐虞訖宋
千載以來刑書也傳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刑非聖世所諱也曰清之已耳而迂儒煦煦爲仁以爲是申韓名法家慘礪少恩而聾不忍置口然則尼父能不誅少正卯而治魯舜不誅四凶而治唐虞之世乎齊威王烹阿封卽墨而齊國大治此其意未可語于純白然以比于世之末造奸良混殺賢不肖倒置而委轡頓策以長邪人之氣銷鑠善類則何啻天壤也故以生而殺謂之王以殺而殺謂之霸不生不殺謂之昏殺生生殺謂之亂子產衆人之母孔子所稱惠人也而鑄刑書刑烏可已聖人亦曰明慎用

焉以清之清者刑期無刑五帝三王之化性命之理也此敬由編所以坐也竇公性精嚴簡易博學通道明經術大誼所敷歷表著皆儒者之業非以爲刑而已在刑言刑不得已而由之予觀公自觀察吾浙其振綱持紀之大者亾論卽如晨起披堂帷三尺之墜田野之匹夫亦得直前控籲遇可剖決卽爲勅法申理各厭其意去其繁重者下有司覆之太豪猾望之意消若霜霰之見日小民安枕無恙若嬰兒見慈母士大夫相嘆服以爲威明若神不可犯而不知公衷

所蓄積匪一日儻亦敬由斯編諸先哲所已行安仁
命之理而幾雅化者乎周茂叔陸子靜宋之有道儒
者也其訊分寧之獄申荆門之訴卽神君老吏以爲
不如而何疑于公謂道德之外有法將使張湯杜周
來俊臣輩與咎繇爭理乎此非治世之言也汝亨不
佞讀公斯編而謾序之申言其大指以復公且以告
諸當世賢智之士學古入官者不可一日無此書也

蘇長公文選集註序

余嘗謂天地萬物之用惟虛以動者爲至妙是故水

流花開鱗游翼飛雲霞蒸而草木蕃衆籟之作羣動
之宣莫不皆然文章之妙猶是也六經之文不可與
才子文人論而虛動之宗冒道盡神惟易爲至千載
而下傳其妙者蒙莊子瞻兩人而已子瞻之文風行
波屬秦漢以來作者第一而嚶嚶尊古者以其宋而
卑之摹繪事而斷生氣亦不知文妙甚矣然而虛以
實爲母動以靜爲君佛印師有言子瞻胸中有萬卷
書下筆無一點塵氣夫惟以萬卷之貯而行無一點
塵氣之筆故無者可有有者可無多者能少少者能

多隨性効靈驅役千古如淮陰之將兵鄧林之伐材
恣其所取而從橫左右無所不宐故按於事而後知
使事之妙解于書而後知用書之妙覽天地知園方
歷山川知紆曲學者誦習子瞻而不知其學問所貯
神智所繇益與搏虛躡影何異豈惟不解實事併其
所謂虛動之妙亦未解也子瞻之文異代同寶至今
日而彌盛其爲全集爲外紀種種諸刻並傳行于世
獨未見有選註如昭明之六臣蒙莊之郭象余門人
王復之負雋自喜靜泊無它嗜好而以六季功課篇

爲之註間有所得綴以評論臚列指陳虛實雙詣其亦博古之元功眉山之上座矣昔人謂郭氏之旨玄於莊生似以漆園註子玄者復之庶乎否耶請與海內共鑒賞之

儒林全傳序

儒者之道自孔子而來數千載盛稱宋代尤推尊周程紫陽氏之學漢唐諸儒有表章疏註之功俱在所略不知論大儒之宗其微心相印絲毫舜文至孔而顏顏子語言最簡少曾孟已不能加其上其它賢聖

尤難同域猶之嫡祖血胤絲毫不相貸如以羽翼絡
明而已流支譜族無一人可芟如董仲舒孔安國鄭
玄杜預王通韓愈孔穎達諸人卓然燦然發明而嗣
續之以逮于今何可謂遠出程朱下宋以前微此數
人輩譬渡亾楫木亾枝此道必至稿落斷滅而不可
起倘沿流牽募則影響之與支離訓詁之與詞章等
敝也又何當乎頃見周海門先生有聖學宗傳一書
凡先儒之言關係學者具在亦詳宋而略漢唐愚以
宗之爲旨猶禪家之稱宗門所云微心相印則此書

猶嫌其多至以楊雄之玄荀卿之敢爲高論而可以
陳列吾儒之堂則猶嫌其少嘗欲于其多者裁之統
於一真則寥寥無幾人人亦無幾言踈淺之哀未易
下筆舉其少者而益之凡人幾於言言幾乎道皆當
蒐而彙之此爲力易而爲功博余亦未之暇而近得
西江門人魏生維藩持其大父古渠先生所纂儒林
全傳讀之則古今儒者德行文學語言之妙同堂一
室並有開承族譜家珍俱堪世守守孔子之道當藉是
以傳不至稿落斷滅而不可振是編也亦吾道之雲

臺尼山之鱗閣矣嗟乎道不同不相爲謀以遷史之才傳儒林寥落無文不能與刺客游俠同工中有所見卽楊雄荀卿奇謬之言亦可以到今不廢學人間大道缺漏身心依稀腐生之常譚而自謂窺儒人之林此則饗者魏先生所羞也魏生雋而奮于學勤劬是編繩厥祖武予故喜而序之

詩故序

莊生曰詩以道性情而予以爲其事則書也其美刺則春秋也其變則易也皆性情之流天理之則也按

實則事爲據通靈則變爲神要之繇事以通變繇變以證性情則美刺之義陳而經緯之教立矣仲尼述六經刪詩三百以垂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申公去古未遠義存闕疑毛韓齊魯曾遽爲之說各有師承而晦翁訓註大略纂集舊聞據理循跡其言于雅頌多合于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槩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夫惟靈心與實事合而後可與言詩詩之難言久矣鬱儀胸蟠千古神明在心隨時觀變其所爲詩故大都本原小

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千載作者至意真足稱風雅鼓吹經學司南矣鬱儀著述甚富易簡理得當代所寶而易象通先出嗣有此編三百篇之旨燦然復明謂今之游夏可也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真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重刻來子易註序

代

吾夫子老而學易韋編三絕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夫

天命之所以不已者何也易也易也者何也象也象
立而相推焉變生矣變者象之變也象言象者也爻
言變者也有象有變而後有辭占是故君子居則觀
象而玩詞動則觀變而玩占居安其序而樂玩其辭
亦惟是變之所適妙陰陽行鬼神顯日用畢能事而
世儒以卜筮決吉凶以義理解詞占不知夫義理吉
凶從何而生象立而變通焉已矣然象何以立變何
以通環循轂轉以生無窮是遵何法與則錯綜其數
之法也錯綜之數吾夫子已言之矣而讀易者不解

也終日問卜筮譚義理而不遯所自出猶人終日言宗祖子孫而不知其偶終日言什百千萬而不知夫一二生三三生無窮也彼所謂象者駁圖耳已變者幻術耳已善乎來矣解先生悟之求溪萬山中而推言之也其言曰錯者一左而一右兩相錯者也猶父母男女然伏羲圖之以爲圖孔子所稱天尊地卑者是也綜者一上一下互相綜者也如織布帛而綜者然文王序之以爲卦孔子所謂剛柔相摩者是也舉一男女而億萬孫子列矣挈一絲而億萬條緒動矣

是故以極天下之數以定天下之象以通天下之變
數無窮錯綜無窮變無窮象無窮總之太極生陰陽
一陰一陽相左右上下而正焉襍焉摩焉盪焉無窮
而已萬縷一絲也萬孫一祖也所謂易道數也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引
而伸觸類而長皆是法也其義理謂之序其言謂之
詞其決謂之占順此之謂吉逆此之謂凶天地所以
消長萬物所以亨屯國家所以治亂人心所以存亡
昆蟲草木所以枯榮生歿夫孰有能違之者乎易而

已矣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說天至命莫妙乎
易矣義之畫文之象周公之爻孔子之繫詞十翼先
天弗違後天時行象告情言不離乎錯綜一法若衣
有領若日月有璣衡接羣聖牖萬古來先生之功於
是偉矣先生易註其本原程朱會通諸儒而闡明未
備者良多其精義妙法俱自錯綜出大中丞郭青螺
公已表章其旨海內稱慕之而不盡見其板在蜀者
又多漶漫滅没予令巫山時與先生有往還愛其人
誦其書下所司而梓以流布焉詎敢云知易知命庶

幾續韋編之遺不晦來子苦心而已

經言枝指序

自漢人章明經術而傳注行于世浸淫汨于繁華之
六代聲偶之唐而經術遂絀至宋濂洛諸儒先出盛
爲理解而紫陽氏集訓詁家之成世斤斤三尺奉之
朝家持以羅海內人士士稟其說者題之曰明經否
則黜而漢人之長亦遂絀然漢注質核似雜出不馴
而本經依訓略省理節後人容得伸其所見宋訓多
解諸所爲心性理氣知行動靜之條近千畫一而糾

火救熱以水救聞見以知斯亦天下之大寤大覺也
而爲之徒者執其一而不變若王汝中錢洪甫揚波
扇流標赤幟于吳越間特著非其說者比於邪辭外
道而誰知一啓寤者寤也寤而執一則迷也傳記所
載仁聖賢哲之論如敬恕忠信誠正脩齊標其一皆
足以立名字號名天下之學人烏足以定堯桀之是
非要以參伍浸潤磨琢繩約卽里言巷議風聲鳥語
皆恍然足以見吾之故我而爛煬于云爲喧寂之間
奚待樹幟標赤乃著漢代乎而世儒不察往往各持

其所入而不相下蓋予讀寤言而得之張鄮西先生
云先生東廓鄒先生之門人也而鄒先生固陽明子
之最上弟子也彼其尊良知迪來茲真如明珠寶炬
而王錢扇之於越不啻燎原蔽天先生弗是也曰陽
明子以知救聞見而吾舉真常之所聞見以救知亦
若水救熱火救寒相胥以溺相引以焚亾爲也宦轍
之暇退而山居耳目所覩記人倫日用若服食若行
住臥起若山川風俗草木禽獸苟可以諭志通訓醒
愚破暗辨不必非馬辭不必雕龍微言不必東魯玄

答不必西竺一臂可以得之心而筆之書使後生小子
知所循習而歸宿焉此亦知之羽翼而道之舟楫莊
生有之有大夢而後有大覺予今者或其寤也于是
題之寤言藏之山學者莫得而覩焉先生身沒之二
年而寤言出先生有子成叔博通學道而不忍埋其
旨又懼世之淺儒馳高明之論而軼其上以爲盩陽
明者也屬予序而刻之嗟乎人亦有言善學下惠者
莫若魯男子而趙括者以父書取敗夫應時設教隨
權顯實信妻子關神明則苟蕘猥瑣之譚與虞夏精

一之命皆寤也聞斯行之之一言於求則趨而捷于
由則趨而蹶夫知之爲言亦若是而已然則卽謂先
生畫一陽明子之法而俎尼山焉可矣

楊氏塾訓序

凡人意有所蘊結天性自至與傳記所載兩不相期
然豪傑之士卽挺然自豎立必有所觸焉而起而激
發神智通微御變不有所證驗固非一智所能獨裁
凡夫稚子溺情結習背理礙義有父師所不能誨刀
鋸所不能斷者倘見所省覽至于惕心汗額油然而

不自已是故提性不如規理規理不如證事事觸理
理觸性卽凡愚可以憬然有作而豪傑之士于以通
神明之德益志氣之用古之人著書垂訓脩道立教
之意如是爲至非苟爲侈而已吾讀蘇門先生楊氏
塾訓而知之夫古之尊經獵史著書立名字者多矣
往往博而失實尊而至于畔乃如說苑世說雋而遺
俗齊諧虞初怪而不經抑或不該不徧不要諸雅馴
則孰與夫關倫常通日用磨礪身心經緯世務鉅之
忠孝節義機智才略細之單辭隻行閭巷房闔之事

凡古人所已行今人所不逮者靡不臚列而標揭之
若是編者之深切著明也蓋令讀者于天性事理交
觸互證之間其中若有所開而所謂油然而不自已
者于是乎出豈非豪傑之戶牖而庸愚之津梁乎先
生者學博古篤行好脩身隱而不自用以其所爲用
世覺人者託之書寄之其子仲堅侍御而今吾黨小
子尊所聞行所知是編者亦其一班也

寶藏論序

慨夫塵世緣深真如義晦故仲尼太息於逝水莊周

妙契於藏山不有有力之負孰窺無價之珍知者不言而玄海茫如言者不知而浮波紛若遂使沈珠罔象持璧虎歸是佛所憐非僧不渡粵惟長安釋肇宏宣不二法門曰空曰有兩際非真實有真空愚智同觀故廣照品第一外依假合內緣妄顯離脫諸纏微了一義故離微品第二涅槃無礙自性虛通一念起迷本際永隔故本際品第三列三品以諦觀攝一宗而互現徵文參伍散花雨於諸天妙旨昭融廓陰沉於大地恍入維摩室藏無可藏如遇波斯王寶得其

寶允列森羅之府洵通祕密之關者矣保叔塔僧通本每勤苦行獨抱靈心索劍勝因作浮生之津筏微窺大乘持寶藏之筌蹄捨等布金刻非災木斯亦負之夜半比於日新者也嗚呼書非言表言豈意宗叅之則披沙得金執之則列石非玉有如詭辨詎曰神明欲證如來之因勿墮綺語之障可耳

重刻萃巖會玄記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絕名相證性義融宗教以攝無邊澄觀國師所云交映千門融治萬有廣大悉備之

書晉唐遞今爲疏爲鈔爲談爲議爲辨爲錄廣通蔓
衍扶疎枝葉不可以數計而論窮滇蒼山再光法師
普瑞懼學者多而滋惑于是撮諸師談議而編摩之
爲十五卷曰華嚴會玄記而賢晉一宗朗然大暢永
樂棲巖旣寶其傳成正間有普泰師者與諸門人爲
壇以謨復謀板而刻之以布于世而書摹不精不無
魯魚虎帝之外於是平窰有慧安者重新其刻于菩
曇寺而瑪瑙山居祖心上人成之刻成而同弟子某
某請華航法師登壇嗣振普泰之響而從華航師以

屬寓庸子爲序寓庸子曰玄之時義大矣哉一真如
如而吹萬互悅三玄並詣而孤宗獨朗語無則山川
木石毛羽涕唾皆足以現十身迺三昧語有則彌天
匝地盤上古景當今不足以當虛空之一臚語文卽
海墨書而不盡語悟則半偈隻字揚肩瞬目之間可
以破長夜而耀光明執玄之文以爲義如藥鼓毒樹
有聞皆歿執玄之義以爲心如金泥玉屑入眼卽迷
夫曰玄者妄也曰有玄可會者妄也旣已會之而復
記之旣已記之而復序之妄之妄也雖然嘗試妄觀

之堪輿家不歷山川覽圖方不足以辨陰陽之域而定龍穴之歸馬援不遨遊二帝間不足以識帝王之有真蕭相不收秦圖籍必知天下戶口多寡形勝要害之處不足以佐漢高三尺而奏混一區宇之烈故有玄卽有經有經卽有疏鈔談議辨錄邇疏鈔談議辨錄而之經而之玄則有會有記至于一會之後衆理皆捐而吾亦喪我思議文字猶疣贅也已昔者禹之治水也鑿龍門排伊闕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橐泥行乘橈至于股無脛肢無毛以疏九河導四

瀆引百川而會之海會之海而禹無事矣玄圭告成而舟車橈楫皆長物也故夫華嚴之有經經之有玄而可會可記可序可板也是禹之舟車橈楫無事之事也不然者沈濡以溺而已不佞請以是語證于我佛而俟諸師玄圭之錫

宗鏡廣刪序

原夫妙心正覺凡聖同宗圓覺普明昏暗並鏡衆生慧命卽諸佛之湛源萬籟和聲總無言之祕法自妙覺背而心宗昏塵言紛而靈鏡翳惟大慈氏興並向

無說處說法闡發一宗之密流傳三藏之文自隋唐
法敝至性教門分如於本宗而別分支族就明鏡而
妄設像形畫疆畛於虛空起鬪爭於淨寂粵惟吳越
永明壽禪師以應現身觀無盡意揮霜毫於法海探
赤水之玄珠舉一心爲宗高懸法鏡照萬法如鏡直
顯心宗詎惟外道小乘之罷黜永祛魔軍卽合性相
宗教而互融頓銷爐雪妙矣百卷靈文何能一字增
損柰利鈍之根不等聞見之困難開樂簡則病其繁
多苦繁卽艱於竟讀于是黃龍晦堂禪師撮其妙微

名曰冥樞會要相傳頌者百年洵永明之矯胤而未
學小智未涉全文焉知妙旨譬堪輿不歷豈識龍沙
病略不詳與繁同病而略節節要諸刻迭陳然扼要
卽繁可澄心逗玄而略亦障眼匪詳匪略會通實難
惟我歛庵陶居士土木形骸妙明心性宗鏡百卷磨
勘十年約束三章略融片念恢略節以衍續卽冥樞
而廣刪析教闡宗神理無毫髮之憾說詳還約脈絡
若元氣之周且復從旁點抹如數髮而抽絲擇要標
題似洞筋而吸血使凡夫豁眼智者開智自己銷歸

匪竊玄虛之目老婆心切寧爲文字之禪於黃龍爲
開疆拓土之功臣在永明則續緒傳家之嫡嗣萬法
之鏡將萬古以常明一心之宗紹一真而不晦者已
歛庵之弟君奭氏諛切天親道同佛子爰出斯卷不
吝法施汝亨不敏因文覓性如病日之炫空華卽性
披文等啞人之噉齏酪友人宋化卿氏從維摩榻上
字櫛句磨吳德聚兵於子墨林中鏤文繡梓各依心
願同耀光明計宇宙之有窮邈斯文而無盡者也如
謂西來不立語言妙解亦同眼屑擘破虛空椎碎古

鏡將永明而長夜撒智海于黑洋苟非其人莫造斯
孽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備解序

今夫浪遊子行盡九州而不思家還家而不見母見
母而不見母之音容語言溫涼歡慘之意世必唾爲
背逆之子沙門生長佛世稱佛弟子入靈山而不見
天竺大士見大士而不能誦普門品誦普門品而不
能解其慈悲普度圓通妙應之義則亦浪名浮搭之
僧而已余少不識佛事第見先慈嚴晨朝禮拜慈悲

觀世音則必焚香合掌稱念觀世音普門品經余從
耳入以至從口而出頗能成誦無異誦習吾師孔孟
齊魯之篇已而讀書靈鷲山與天竺密鄰又見夫十
方萬衆填山谷蹈湖海而禮拜稱念觀世音者無算
乃知佛子之皈依大士猶遊子之必還見母其情孔
亟而慈意悲體不可以不解承歡囑受必非張祿易
姓陳勝盜名者流可以冒替舛襲何者子母一體而
衆生一切與慈悲觀世音無二體故也而况於僧乎
覺海慧上人根器穎拔自儒家入佛門自靈鷲移上

天竺寺其於觀世音普門品卽見成誦卽誦成解卽解杼文而詮次備解出焉一時三竺諸山僧宿僧雜因所講解灑然浣濯其舊而問法覓宗者強半酒肉化爲沉檀媒慢變而律戒思脩之力從闕斯啓十方觀者漸成讚嘆卽大士弘渡之願見於一隅而慧上人導引之師所攝入三摩者功亦不細也余故樂而序之若夫無音之音超解之解存乎神明不涉思議其或受持是解而復以口舌聲響浮浪其習者則本經不云乎卽現執金剛神而爲說法

成唯識論俗詮序

原夫識者心之光也日月之光自明以流神慧之識
繇心而現識分爲九心則唯一天親授之無著卽識
付心無著暘于彌勒因心開識頌宣論衍成立無殊
相現性摹虛空非假故不知萬法惟識法等執筌不
知三阶惟心識同逐影識殺則匪論不彰論晦而匪
詮不釋末俗與法以俱沈上智併識而俱墜此法師
豈公俗詮之所以作也乃知心光分于衆識如寶燭
之出明諸識闡于羣論如通衢之然燭而真論剖于

俗詮又如秉燭之徹衛護法之證天親慈恩之朗玄
鑑是師之續慈恩可謂並融一宗頓超三界鈞天合
響海水一味又何差殊覩乎故知永明宗鏡攝性相
以雙圓彌勒闡宗依一真而摹相善乎無著之語其
弟天親曰汝昔用舌善巧毀謗大乘還用此舌善巧
讚歎大乘故知讚嘆等于毀謗善巧亦爲空華假令
心空識空則三十爲綴識滅論滅卽九六焉依說性
如淨太清指相愈添蛇足心行圓成言詮何有是師
密意神而明之信哉存乎其人矣

叅政還素李公淹雅之餘有暢方術爲補亾訂訛授
之劄劄李公殆後中丞而有功于叔和東垣以生活
人稱大醫王稱能仁者矣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如懲李廣之敗謂必方書活人則霍嫫姚有言不至
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者非名將也耶

重刻留青日札序

田子藝先生嗜奇博古聞于世余及於西湖逢先生
六橋花樹下擁雨歌婢衣絳衣揚謳進酒觀者如堵
而先生傲然若旁亾人以爲古所謂狂客者流已聞

先生脩然辭世之日戒兒女子輩勿哭第謂逢良辰賞心環而驩飲娛我魂魄而以平昔所著書若干卷納之一棺有吳梓材歸去來之意則先生殆古之達人而託之狂狂而託之書與酒者蓋讀其畱青日札所載博物通雅撫時悼俗或微或謔或經或怪或質已聞或標獨解如列肆五都飄踪海外尚羊乎聽其所止涉而取之以成趣者非沾沾文士噉名者所能辦也嗟乎虞卿著書子雲草玄夫亦中有所不自聊而發憤于作述孰有涉書而行其意玩日將月瀟灑

去來如田先生者讀其書知其人而知先生所以留
者非書矣歲久字渝其板復爲蜀好事者攜去令人
欲索田先生而不得玄舉稱先生家倩嵐雅不媿婦
翁而再爲留青以留之謂田先生不亾可也

儼思錄序

儼思錄者吾年友侍御傅子思厥先祖父母而不得
見見之夢而神爲告之圖厥像惟肖六十年後之亾
者儼而生也諸君子爲頌美其事故錄之錄之以著
思也思則儼若矣思神哉寓生日子不語怪神謂神

道遠怪非常也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問死曰
未知生然則知人之爲神生之爲死則知怪之爲常
而常非怪也傳子不見王考妣于生而以生見鬼弗
靈而人靈焉生之死人鬼孫之祖也一本故也夫
思人道也通乎晝夜鬼神則天之道也思之路萬而
致乎一姍姍以來栩栩以化爲哭泣爲曰獵爲周公
之東爲版築之朋其中有精焉而馮有勢焉而應萬
物之類情氣之屬莫不皆然而况孝子之孫乎千古
上下之與六十載猶旦暮也生而戾焉等死矣死而

大夫獨方之于叔度不知叔度之爲顏子與公之爲叔度安在也蓋當東漢之末諸賢皆以虛名盛氣相激射嶢嶢皦皦犯小人所怒卒以危國而叔度獨以汪洋容與妙乎不清不濁之用曠然處順游而不礙識者寧無以顏子相推許公爲四明公門下士而李文節公之素交當四明公柄用時南北水火之形甚競公不隨不激履道坦坦超然評論之外及文節公爰立猜文節者交章嗾去之不遺餘力卽以故所稱門人知己亦反面相詬詈文節乞去不得僻處荒廟

而公朝夕相起居毫不爲嫌至飛語中公公置勿辨
第上疏乞歸飄然就道而已此其心正而氣和非惟
恥與世同濁併其於名競節之意而俱銷釋之不謂
之汪洋之叔度不可也迨公論定上以右春坊右
庶子起公藉公不死入而柄用出素所湛定者于以
調御物情斟酌元氣融偏黨歸大道豈不稱太平名
相之業哉奈何天不憇遺而人之云亾也然公之高
風懿行足以師世範俗者卽不爲宰相以傳千秋有
餘而易箴數語所云叅和委運默還造化不憂不懼

願受其正友人蔡元屐所謂得之學力者又非若天
資合道自異流俗而已也余故序論之以附於諸公
使當世爲楷而百世之下闡風者與起焉

四書字考序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民教國子先以六書漢興學僅
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古人之重
字學如此字學之精核復古者莫核於許慎說文而
徐鉉氏闡明之曰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旨哉言
也蓋不習六書難語字義不通字義無以與於經藝

之文文義舛錯授之以政不達王政之缺也今之學
庸語孟四書學者自爲童蒙時低首習之尤爲經藝
之首而俗師村學口耳沿襲漫不加考 國家洪武
正韻同文宣教可謂明備矣而童子科不以試士如
周漢之制於是訛以傳訛半讀旁竊手畫心迷少成
若習况於羣書之浩萬物之廣乎門人郭無虞氏讀
書討義每爲之廢寢食窮日夜蒐攷古籍取正聞人
大都以洪武正韻成均定本爲據比勘而校讎之命
曰字攷其於形聲點畫母子孳乳所以浸多詳爲註

釋學子童年詞章未汨時先於此從入引而伸之凡
經傳子史之書篆隸真草之文聲音切轉之變徐可
會通譬之入林寶炬涉海慈筏不至失路迷津追邇
無從者已予又憶昔者吾友陳錫玄氏有四書經言
杖指一編不專爲字學說而於古今載籍人物本末
一字一義無不窮討初學者得此字考合而觀之亦
庶幾乎博文通道之士矣若夫以意逆志不害文辭
神明之表無拘章句亦必先識字而後悟入之母徒
高談玄虛冥而索之倉皇雨粟以前也

寓林集卷之三

武林黃汝亭貞父序

序

歇菴集序

夫人具天地之心虛而已虛躍而爲靈靈通而爲道
道演而爲經經散而爲文而詩賦傳記序述之篇溢
矣故文者道之器而虛靈者才之籥也文不明道不
發乎虛靈之源卽鑄金石爛雲霞垂不朽之業聲施
後世亦才子之文耳已然而風氣所熾擅才斯霸波

流所扇徧理而王故才矜其道者秦漢之文也理掩其才者宋文也我明之有北地信陽歷下瑯琊輩也負秦漢之鼎而霸焉者也有金華天台毘陵晉江輩也握宋之符而王焉者也大雅哉約奇淫而振靡蕪其孰能軼之雖然虛靈之妙至道之旨其合離離合吾不得而定也三代而後其人實難吾於漢得董子焉唐得韓子焉宋得歐陽子蘇子焉吾明得陽明王子焉之數子者吾不謂其吐卽經詠卽雅然而董之醇韓之剛歐陽之逸蘇子之通而陽明子之悟於

道皆殆庶而出入於虛與靈無滯也自陽明子授文士輩出近亦有壇壝秦漢人而俎豆宋人者然才爲才於理爲理於二者皆識乃今得之周也陶子矣陶子於文有史漢有騷雅而長於序記其譚道證性略物綜事炯如也於詩爲陶爲柳間爲長言而品置泉石嘯唼煙雲超如也其才不敢謂出秦漢諸文人上而取理出新不爲宋人之掩學陽明子而不爲辨說得禪之深而一秉鐸於孔氏無跡踐形摹而虛靈之所契追琢成文游戲成解結撰成法篤古而耦時卓

乎爲陶子之文行千載無疑也陶子淨寂如處女清瘦如山澤臞而靈活之機流露眉宇棲巖十七簪笏十三模楷人倫而不爲標經緯當世而密其緒臨媿無散亂亦無奇特啓手足而脩然已矣嗟乎此所以爲陶子也所以爲陶子之文也

快雪堂集序

秦漢以來作者惟韓歐學本經術追蹤遜向柳有沈力王有偏識曾有樸質而才不逮獨蘇子瞻之才貫串馳驟而又得之禪悟頽然天放白香山次之後世

學無本原相師小慧於韓歐亾當則動稱蘇白以文
其陋蘇白天爲徒又焉可刻畫求之也近世作者蔚
起崆峒殆庶如唐憲德之澆道歸熙甫之簡核卽才
非絕代未盡古始蓋王曾流亞他文人蜂聚盈篇如
蘇子外廓間有其人而性地少似何也惟地靈則可
以鎔萬有而無可以提萬無而有又若不盡係乎學
術之鴻殺而吾獨於馮開之先生深有當焉何也開
之記序碑志之文不必一一盡學古法而簡素夷朗
無近世藻績裝積之習其小傳小記尺牘短韻之文

任筆所及有致有裁而所譚禪那之宗游三昧而戲
六通澹宕微妙尤宛然蘇白風流也詩七言與長歌
或不能竝驅古人選詩及五言近體得趣山水琴尊
間觸物賦咏出入顏謝今亦不多見也別有日記若
于卷隨事漫識取適臨時應手疾書不避淺俗而自
有意表之辭物空之象如點滴甘露鋸屑寒玉充足
珍焉余獲交先生廿餘年其道俗環應若與物諧而
具體澄冽不受涅緇佳惡貴賤曠然無繫於懷放似
莊慢似長卿澹遠似彭澤而於蘇白全領其神故其

文真性地之文與天爲徒以跡近世藻績變積之流
豈非所謂一龍一豬者哉先生衣冠作止笑語諧謔
俱妙有天解惜其人俱往而可見者僅此編余乃適
韓歐而上下於文人之間噫嘻乎先生有知亦歎曰
文而已矣

姚元素按垣疏草序

昔歐陽永叔言士學古懷道者不得爲宰相必爲諫
官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之行至與宰相
等而其失職也取姍於君子貽譏於百世然則諫臣

戶三垣十餘年疏凡若干上其草具在循職而言言
無不盡有一爲其身謀而臆逞者乎彼其識副心膽
副識筆副膽矢口而出出與窾會無論其他當東事
之紛和戰兩端而元素專委任以責成功一疏主於
必戰及中路損師舉朝錯愕幾至撤兵而元素抗言
此兵決不可罷卒以蕩平島夷保全屬國釋天子
東顧之憂礦稅使者貂冠狼攫騷動徧海內秦楚閩
越淮右遼左之間民不堪命而秦楚爲甚元素隨事
諤諤摧鋒滅焰不遺餘力 聖主憬然而寤卽未盡

見施行顧已收秦楚之役圜豹檻虎餘亦重足屏息而不敢動則其言已行矣若是而謂元素爲諫官下負所學上負主知不可也卽不知元素者讀其疏按其時與事而虛已平衡以論其人此其人於國家何如哉嗟乎古直言敢諫之士不少而與時枘鑿黜逐挫抑之患亦往往而是故長孺不容於漢武子方見斥於宋仁主上於元素言輒見聽數力請外補而不得氣求精論中國有所合謂元素不遇主不可也自今以往元素樹鴻流駿谷殊常之知垂不朽之業

固不盡於是草而是草亦足以不朽元素矣

南州草序

天下不患無能議論人而患不任非獨才識短淺卮
言亾當設心不誠也會子責士以弘毅而曰仁以爲
已任伊尹任而聖不難引天下之重肩荷七尺一夫
不獲恥同內溝夫能恥能仁斯之謂誠而後可以任
重道遠引天下於吾身無以異而後議論皆文章樹
立皆志業卒之議論可以省而天下無不辦之事予
嘗持此論低回於當世之士察之交游儕偶中十不

失二二三乃今讀吾同年徐德夫南州草而益信之德夫自太湖移深水兩爲令其大利大害與纖微隱痛條列與除殆盡至今兩邑賢令無以加詳在公移中迨以邑高等徵入爲南吏部郎司考功所澄汰貪濁拔奸去倖皆當時所稱聞望與憑藉氣力之人卽二三賢者與同軸當事亦挽救之而不得而乙巳南北察典至今推服徐考功爲百年以來所僅見已擢光祿寺寺丞轉少卿人咸謂優游京秩養望無事之地而德夫不耐也其於倉庫之耗出衙門之蠹積貢夷

之繁費至減上供忤中璫如剗其膚肉而護其腹心
列在封事可覆也猶云其職掌使然察典旣竣而條
上南京各衙門事應宜裁割者請裁白糧解戶諸煩
苦爲漕務齟齬者大江以南幾萬戶沈抑之痛無可
控訴而德夫出身叫閹總總萬言不去不已詎非設
心誠而仁爲任身荷天下之重而區區以文墨議論
得之乎哉余每謂朝廷官吏盡若德夫能議論能幹
濟天下何慮多事愁苦萬民爲也他爲序爲傳爲誌
爲議卽與文移奏疏不同體其發於忠實誠心知之

必言言之必行而無雕鑄綠飾之習一也古今文章
家惟歐陽永叔王介甫蘇氏兄弟能條達義理敷之
政事而介甫稍執拗不可行如德夫所建白以樸直
紆婉曲於事理稱達而無荆公之拗海內人所以望
德夫不淺非以文章一斑云爾已矣

王侍御疏稿序

余於古人每慕汲長孺寇萊公趙清獻包孝肅一輩
人我明如海忠介龐中丞庶幾匹之而今迺得吾
年友二固王子王子性忠鯁赤心鐵面自徵拜爲雷

都侍御史其夜之所思畫之所爲無念不以除疾瘼
善鑄奸匡正安 社稷保生靈爲汲汲以論繡斧所
指有埋輪破柱歛手避聽之風裁而值此薦紳比肩
共戴之 朝至於水火其形玄黃其血士大夫弱者
噤口庸者岐足巧者如簧悍者如鷲賢者仰屋浩歎
如飄風疾雨之至而王子獨立敢言率先衆正一無
所回顧南中清議所出盈庭之訟視爲輕重王子一
言出人人以不降色輸心奉爲九鼎者今其疏稿若
千首具在也素所蓄積畢之靖獻而經術世務洞然

胸中足以稱志展筆讀其辭披瀝心血百折九迴若
惟恐其言之不暢事之罔濟者不知者嫌其憤盈過
激而其中則無爲而爲豈惟爵祿不入於心卽一切
非譽禍福置之度外真古所稱準繩之宮直方其道
者已識者謂王子浩氣嶽立天必長永其年以砥柱
中朝益樹鴻鉅之業奈何令流輩存令此人歿也王
子在雷都婦人小子皆呼之爲閻羅士君子稱之爲
龍圖老子其歿也悲痛歎息之聲自負馭而冠蓋如
出一口歿之前一日猶據座批牘皆地方要切事旣

歿吾輩入哭於時寒風臘雪猶以做蕉爲帷所覆布
被陳絮而已橐中如洗至無以爲棺殮同官周汪兩
公檢其贖錢餘劔則已先期悉括其數下郡縣令買
穀貯庾備賑濟以報嗟乎王子介至此乎如此而有
言豈肯尸位耗筆含垢揚清又豈區區以小忠小廉
賣聲名於時而盡言以翹人過者同日語哉嗚呼王
子殆以汲寇趙包諸公之直節而摠賈生蘇明允之
文采所謂千載上人凜凜猶有生氣者王子不歿矣
王子兩爲令有德政所作詩英辭勁骨詞人所不及

彙在別集不具論云

越鑄序

明興北地信陽崛起弘正之際文必史漢詩必建安
而下大曆而上嗣七子而振之寔明寔昌然以踰
東吳而王弇州先生雁行起婁東其著述元美淹博
恢奇無所不備體而敬美雅倩深秀藻致偏勝而力
稍怯然二王千秋之聲不減二陸自弇州兄弟歿此
道寔微或以頽齡掩鋒或以短馭屈筭或以壯心謝
巧而王氏風雅熹微乎虞淵之薄道今而得明初王

公公才如干將識如琉璃光霄中貯有今古而力足以挺之予卽淺黯頃幸從公遊獲披讀其越鐫一編所爲詩若文大都本之衷得傳以情事觸物際境而直抒其才約繩循規絕無緩散而鞭風馭霆之氣自行其語畫然其致澗然其音琅琅然而不爲刻羽雕葉蕪靡治柔之習試與馳驟乎東西京開元大曆之間而起弁州兄弟相旗鼓上下東吳之師吞雲夢而蕩具區以睥睨中原明初先生不稱琅琊太原後勁者哉且語有之予齒去角末俗椰榆文人亾當於用

以予所覩公敷歷楚越間文衡武略惟其所用頃見
諸道缺一切吏民兵賦劇繁事俱倚辨公不啻庖刀
條丸轉眉睫而游四虛而其落筆吐詞類古橫槩倚
馬之流則公且左挈鐘鼎右提細素所爲千秋之業
又不徒以文而已嗟乎天地生才實難何獨饒於東
吳之王氏而偏注之公弁州兄弟疑亦妬之矣

徐文長集序

今人見異人異書如見怪物焉然天下之尋常人多
矣而竟以稱何也古之異人不可勝數予所知當世

如桑民悅唐伯虎盧次楨與山陰之徐文長其著者
也唐盧俱有奇禍而文長尤烈按其生平卽不免偏
宕亾狀偏仄不廣皆從正氣激射而出如劍芒江濤
政復不可遏滅其詩文與書畫法傳之而行者也畫
予不多見詩如長吉文蠲發無媚骨書似米顛而稜
稜散散過之要皆如其人而止此予所爲異也然文
長見知督府胡公胡公被讒收文長亦以牢騷困危
然而其詩文與書畫法與胡公之勲伐至今照鏤不
與其人俱往當時鄢趙詩人安在哉世安可無異人

如文長者也鍾生瑞先嗜異人書常三復其集因得
中郎帳中本遂喜而校刻之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自郭青螺先生推舉來先生於朝而海內知先生有
易註與日錄兩書直指仲衡張公重授之梓流布於
世而汝亨因得澄覽其所稱述蓋先生易義中悟錯
綜其數一語而所註明通簡切不爲浮蔓足與蔡虛
齋先生蒙引相伯仲日錄一書又先生歲時所歷閱
身心所磨鍊非若俗儒文字之解與氣鬼擔荷之能

也先生抱才故不凡自鄉舉之京師得薛敬軒先生
語錄而有所開悟以壹力問學余細展其弄圓格物
請圖則淵源於周茂叔之無欲主靜而瀟灑脫落於
邵堯夫之堂室所云三欲迷五性證格物於克己而
省事省覺息息不放在在勤行斷然以聖人爲必可
至卽謂濂洛以後一人可也然道同太虛而教者所
指與學者之各有所入譬之日月光本無全虧而隨
眼力所到歸之見日月而止先生指宋儒觀喜怒哀
樂未發氣象與靜坐默認及象山之主靜新建之致

良知以爲涉於禪宗而竊竊然辨之余不敢謂然也
卽如佛老之教與吾儒軌物黑白相反而其微而至
者可以相證不可以言傳先生以形爲俗流氣爲仙
佛神爲吾儒又詆訶佛氏比之夷狄禽獸此杜祁公
未讀楞嚴時語也夫儒者之道修身見世時措之宜
先生旣今世制科法敝遠邇三代養士之意欲去科
目而僅存貢之一途將舉末法而結繩之令先生而
用於世未必其盡合矣嗟乎道無奇亦無無奇近世
卓吾老人欲以怪破天下之常而竟以怪殺其身來

於其先人也事亾如存過墟墓則哀見衣冠則著而
況於其所存者心精之流托不朽而垂在茲者乎其
亾之也善乎羅生之爲是刻也存公之存亦存天下
後世所共欲存公者非以文已也讀者以是稿合證
於其困知記而公之神全矣

唐侍御史荒政紀事序

今人見孺子入井怵惕與古人已饑已溺之心亾以
異也然當其時臨其事心非木石時不憫然而或識
有所封聞見有不及事勢有所難處至不能自申其

心今人遂遜美古人而古人推納溝中之恥遂稱任
稱聖卓然千載余以爲心真則力達而事必愜禹伊
尹之心亦至今在蓋覽吾年友唐侍御美承所紀荒
政而慨然歎服無已也往者江以北淮徐鳳泗之間
漂水曠旱繼以蝗蝻三災集而方數千里赤地如埽
饑餓死亾流移者相載於道士著者已不堪命而山
以東災民又復崇崇牽曳至縊溺者死骨相枕存者
生肉相割食鬻身鬻妻鬻兒女者不可勝數其稍壯
者聚而劫掠剽殺有司莫能禁見者聞者莫不摧心

流涕而輒歎以爲無策郡州縣積存有限設賑設粥而苦無米有仰屋垂首已耳侍御弗寧也曰江以北山以東蔡人吾人等命也爲焦心竭智廢寢臥飲食日與道府州縣吏總總以計請蠲請折發積賑稻五萬餘石未已也請截留漕糧十萬石不得請動支庫貯馬價漕折及其四稅溢銀出糴六萬兩有奇設粥賑分食數百萬饑餓之衆藉以延旦夕命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編蓬爲廬以蔽風雨藉草爲褥以遠蒸濕而又爲之興河工城工以資少壯俾不爲劫掠

迨 聖主捐回金發粟遣御史東行賑而流民稍稍
散去淮徐鳳泗之民相保聚荷更生之樂而待御之
肝腎已枯矣鬚鬢已禿矣此其心與古人曰已之痛
納溝之恥何異向使侍御避好名之嫌他人言短長
經營封以內而秦越他省稍稍盡其力之可爲而所
不可爲者付之無可奈何民之歿亾相枕藉更不知
如何也讀侍御疏牒披其圖說蓋人人流涕焉吾乎
富鄭公全活青州流民四十八萬戶亦自快曰吾此
舉賢於二十四考中書令矣而韓韶一羸長擅開倉

賑流民萬餘戶亦曰長活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可以
含笑入地矣古賢者之真心救民類如此豈惟侍御
哉抑予所居冷曹當是時流民集留都者萬計嘗不
自量與二三同志請當塗諸公亦相聚謀賑濟諸公
所怵惕同幾得萬餘金而老成却顧者曰分土分民
奈何代爲憂又曰萬一賑不繼聚而不散且爲地方
慮相顧咨嗟歎息而罷嗚呼國家任事者言之難又如
此余故具論之非敢諛吾美承以告世之君子當其
任者有是心期於必達勿令人寶山而空回遠遙古

人也

樊侯荒政秕言序

今夫慈父而當病之子則必求醫檢藥若其身病醫
王而逢厓羸垂歿人則必有囊袂七循方調劑亦若
其身病何者悲體相觸妙法斯起非有內交妄譽惡
其聲之心也而病者一旦霍然痛定思痛則必悲喜
婉轉於慈父之膝歸德醫王追頌其妙藥所生法而
思傳其方以普救衆病嗟乎此荒政秕言之不可以
無述也吾邑自行可吳公以治行高第徵已如失恃

之見而水災流行重之以病政當疾痛呼父之時自非我致虛樊公從麗水來撫摩之爲之勤宣上澤身歷部屋議賑議糴若設方劑藥而家至人恤若按骨切脈是病必藥而無妄按則此百數十里五萬餘口饑餓垂絕之生靈已稜稜乎白骨而索索乎荒丘矣讀斯錄者烏得不婉轉悲喜而追遡夫生活所自豈其爲名而市德乎哉雖然汲長孺匡主法民不止發粟而富鄭公名業亦不止青州之救卽以荒政見樊公而公所爲政者已見矣

聶侯錢塘政紀序

古之君子得民而民忘之若鳥忘於林麓而魚忘於江河而莫有所不能忘者則謳吟而歌謠之歌誄之不足則相與祠之而碑之若長壘若桐鄉峴山民亦有所自致而非以爲報云爾雖然未數數也晚近人情好諛而名爲市上之人甘而臨其下下之人喜而媚其上前後相蒙新故相推幾乎人尸祝而戶貞珉矣豈其人盡有所相煦而成要之文然而情不然情然而事不必然亾論其荒址而仆石當其祠而碑之

日已如灞上戲矣賈生有言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余故以祠之不如其碑之也碑之不如其紀之也何者以紀厥事也故錢塘之有政紀也紀聶侯之治錢塘者也侯治錢塘六年而民忘之去錢塘一年餘而民不能忘也日以甚士相與紀於庠農相與紀於野商賈相與紀於市薦紳先生相與紀於簡編山陬之老浮屠氏者流相與紀於香火之宮今其編犁然在也有一非侯事而有一事非民懷者哉侯去而事留事留而精神之與治澤留也前

事而後師卽後有損益焉而前爲因然乎然可乎可夫孰非侯之遺而民忘之哉桐鄉峴山而後代謝古今不可勝慨而傳循良者金石無敝則紀惡可以已紀成士若民板而傳之以求甘棠之思屬余序余謝不敏且近於阿所好而避之客有從與之者曰古之師弟窮而言志出而言事以治賦以爲邦以俎豆禮樂可以自許亦可以告人顧其事實否謂何耳何避之有余不能荅遂書以弁其端

吳侯輿頌錄序

頌者何美盛德敘成功也輿頌者何衆人公言之也
田疇子弟之歌歸美於公孫僑僑衆人之母也凡親
民之長未至其國邑其君子實玄黃小人捧壺漿以
迎幾幾望德焉一缺望而謗作賄賄胥譏弗可弭矣
逮夫潤澤豐美之際則君子相與誦述於堂小人相
與謳吟於野驩欣舞蹈頌之不可以已矣非能奪其
心而浮之筆舌也吾邑侯亦臨吳公幾是乎侯之治
海寧兩年耳邑瀕海而民沃苦於上沒削亦復險悍
而上苦不易馴自侯之來平停生息之而沃者不瘠

簡法以輔德而悍者馴險者易士服習膠庠而民恬
安獄市侯且臥理矣而乃爲吾仁和之民移而載焉
此歌來暮而彼之民於是乎深去思矣若詩若文纒
纒乎泯泯乎與人之頌所以作也儻亦玄黃壺漿之
初邪政成而美非市也美而傳非調也以比於衆母
不亦宜乎於是海寧諸生某某輩錄而布之而屬汝
亨爲之序

吳使君權政錄序

水部青芝吳使君以己未夏初來權吾浙之南關期

年得代去政成所爲德於商民甚厚商民碑頌之士大夫相與敘述歌詠其事曰權政錄而門人閭生光世輩以序見屬以余之知吳君也然而君固非能以其政異也關之有政舉山川林麓之殖阜之民而商貿焉輸其餘佐國家之急諸使君所同而吳君獨異者何也凡政之道宜於陽闕於陰而權政主利利主陰者也賢者良多自愛其或陰而陰而之上以陰索下以陰匿而猾胥徂僧恐嚇吹求以陰爲奸網密而智多人各攫其利而利去於商商阻而材滯則賦

詘而上與下胥病故治陰之道莫若以陽陽則明明則簡簡則寬寬則衆附而材集吳君豁達洞朗陽明君子也其所爲權政大都因材於地因賦於材因所參驗短長大小輕重而畫一徵之無苛訪無苛罰無苟耗以寬予商無以隙予胥僉上無庸索下無庸匿中無庸奸明白條達而布之皆陽道也故山川林麓之材盡出而商賈之至如流水舟載擔負人人奉法而贍所欲不加筭而國賦足商民所碑頌而士大夫所稱述歌詠其以是夫會北關權使者缺借君之重

其布陽道而予寬政亦如之甫兩月而頌聲溢猶之
乎南也嗟乎天下事以陰晦蝕而以陽明理若吳君
權政可以則已豈惟權政哉今 國家徵兵轉餉度
支苦不給而邊方之歛散至不可筭諸識者歎陰之
爲蠹則安得顯白平易如吳君者持籌而臨之吳君
往矣當事者且虛左而待經國救民之臣吳君不免
矣

五嶽遊選序

余嘗言向子平必婚嫁畢遊五嶽名山天道不可知

儻先自畢餘生置山屐何地然則踏遍名山矯首縱
覽者宜莫如余而余僅得五嶽之一所稱巖壑煙霞
之勝自吳越齊楚燕趙而外不一錯趾小品小勝飲
河滿腹覽王恒叔五嶽遊選真如扶餘國王之海角
公孫子陽之井底蛙姝自啞然失笑且余有遊紀如
老農話晴雨童子搏黍而恒叔茲編淹雅綜錯聲金
礪石儻非契神明而適天放其工拙亦大有蓬楹矣
新安鮑生元則酷耽此趣重爲訂刻五嶽有靈當拜
恒叔爲長元則亦應班坐廡下俟余遍遊後提所拾

歷披圖而證之

茅薦卿楚遊詩序

薦卿少年不爲詩楚遊百篇自其從侍御史出爲浙川令作也論者曰楚音哀激薦卿爲遷吏意有所鬱結而舒寫於茲茲其際境固然而詩豈待境有哉薦卿爲人沉厲致用苦而得堅苦故思浚堅故骨強沈厲致用故窮其物之所至以畢其氣慮而不爲柔綽駘蕩之習此老詞人所以白首研精而不盡合薦卿燦然於百篇也篇中如老婦詞卽事詠懷諸什卽寘

之古樂府魏漢間人不復可辨短律多蘇州襄陽坦
率之致令薦卿以詩模詩漁侵山伐其技未遂至是
薦卿釋褐令章丘後謫浙川兩爲令皆畢慮循理多
可紀頃念鹿門先生老乞繕部身以歸嗟乎授之以
政則達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薦卿卽亾百篇固知其
能爲詩人也而薦卿方彊有力詩固未可盡材卽詩
可以盡材亦期緩急國家抗鴻駿之烈宣之雅頌詎
止與詞人墨子爭雄長乎

錦硯齋次草序

余友鄭應尼自爲南工部有工部詩有錦硯齋近詩
又有次草諸稱應尼者不一辭李本寧先生按考工
記題之以國工高孩之論古今詩遞變定之以麗顧
太初邈本於士衡緣情綺靡之一語俱得應尼之似
而余獨得應尼所以似者應尼自未第時余卽與交
好其才清上與雲霄俱薄其潔然不停者蟬蛻於埃
風塵塊之外其博物劉覽取腴中之雋而揚芬啓秀
若棲梧飲露不與凡鳥同其剝啄其於澹遠之旨日
涉日深而展筆落紙自得其婉婉夷暢之致蓋體質

元亮而衣被徐庾者孩之舉似方之乎湘君翠袖李
夫人步幃余謂應尼自是苧羅美人未入吳宮時與
五湖煙水以後不粉黛而豔絕代者已應尼必當以
余言爲知己徒曰工麗云爾余固知應尼送之秣陵
花草中不復返矣

金玄朗於謳序

世所稱快士脂韋磬折能爲佞士大夫聞瀾翻頰舌
不且箕踞嫚罵先疆貴而藉口灌將軍今賢者辟色
不肖者辟席嗟乎灌夫寧易爲也孔子曰惡似而非

者始吾不知玄朗以爲流俗人耳旣目攝玄朗亦以爲夫夫使氣卽才高不可近迨余因公車歸從雪上茅薦鄉讀書而習玄朗者日久觴詠之暇間握手譚生平快心事與千古豪舉廢興得失之樂或呼可兒命童子進巨觥或髮上指語咄咄不休四座爲之爽然及余再過吳門覽玄朗所爲結游一篇生平交契具在皆當世風流廓落雄駿之士乃知玄朗鍾情之嗜不啻菖芟而世往往以目失之悲夫嘗者王太史季孺之序玄朗曰王先生之結襪乃絕意於榮通灌

將軍之罵坐終見志於去就嗟乎季孺歿而知玄朗者希矣玄朗詩似漫不經意而雄快剴麗放志成象慷慨筆墨之外酷似其爲人不知其人視其詩不知其詩詎其人以此兩言作金生鍾期可也夫灌夫有氣而無文玄朗直鞭筆使之矣

吳子野楚游草序

壬辰之歲余過薦卿練水讀易獲與子野共事是時又有吳門金玄朗玄朗快士語多爽爽縱酒氣薄人而子野沈絲湛理每遇關情事餐臥都廢或思至不

自知亾失衣冠作詩亦然其麗物近其裁法嚴其語
廉其氣注寧卽而完母離而缺蓋程不識刁斗之兵
也酒後煙眇調笑亦時時出瀟散之韻然不盡爾亾
何薦卿以侍御史左遷浙川令強子野與俱浙川楚
地薦卿以遷官嘯詠其間多牢騷之氣而子野亦相
和爲楚聲有亾人矣而子野復無事併力而赴之其
法律不減於昔而注思彌篤境之所際語忽有神如
所謂飄然凌絕頂松下却逢僧據石看流水巖花落
澗香及下馬空堦見故人之句漸近自然矣然子野

頗倦游好慕說閒居余讀其行路難十首愴然心感
焉薦卿茲以親老乞身子野亦俱歸而吳門玄朗已
客灰子野行從農家野老較晴量雨以送日月因卽
襄陽語題其楮曰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儻所云
酒後瀟散之韻於是在矣雖然今昔時也去住境也
不有行邁孰知考槃之寬哉遂索子野楚游稿同薦
卿百篇刻之

背謾草序

豫章多才宗侯能詩文者往往而有以余所見淹雅

如鬱儀疏通明快如元吉卽才者讓席元吉又余十年前讀書靈鷲山相逢松下者也是時有余宗漢袁履善兩先生俱過從宗漢越在閩海寒暄都絕袁先生已作隔世人獨元吉有緣一再把臂豫章因得讀其近詩疏快如昨而率真興懷傲性而立抑有進焉若廬居草又從支牀臥塊間發其烏烏之聲卽流連花鳥繼繼朋侶亦其悲酸之內作真所謂長歌甚於痛哭非以詞而已嗟夫天實生才以爲國禎惟宗室才子弟東於制無從奮身功名以展其結約之氣索

歎之對自試之文自古而歎之而壹託之於詩歌况夫摧心嘔血以寫其哀怨如元吉者焉可泯也余故不辭而序之

陶孝若南北游草序

孝若往荆楚來西湖上余未及班荆授塵入長安余適畱滯旅處往往逢之袁中郎劉元定曾退如坐上詩筒酒杯數過從亾間也孝若才致瀟爽與物昭晰而曾貯武庫足以副給讀其詩如駿馬下坂雕弓飛射情至筆俱無鉅釘詰曲之態此宜置金門玉堂雄

長詞林而青氈一片薄游新都何邪然道在則尊孝
若詩固已峙白嶽摩青雲豈問官哉卽如前三君獨
退如負公輔之望而元定驥伏中郎蝶化余亦棲遲
靈峰湖畔嘯侶猿鶴孝若名業政難涯量余蓋覽孝
若韻而深去住寥落之感也

十賚堂文集序

余每論古文詞六經爲奧突史漢爲堂皇而唐宋數
大家則門戶托焉不由門戶而遽可躋堂以入於室
者唯鬼魅盜賊耳士大夫窮年兀兀志古人之學爲

而南太史子與竟集杜句爲之得三十首兩公俱稱
絕調而爲太史更難何者我與我周旋易而我與人
相代而竟作我非諧情合體做性紆才不能也昔莊
惠游濠梁之上惠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曰子非
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請以此下一轉語曰子與非
少陵者安能集衆少陵之爲一少陵而又有我在也
然則古今才子非詩非酒而有所以爲詩酒人之雄
者覽斯集可三歎焉

秀野堂集序

始余未讀楊冷然使君詩而見其人蕭灑卓朗煙霧
俱豁固知其詩必超已讀其游靈隱味宮梅詩靈機
爽氣有如其人心甚快之意其猶待境而適者也已
得其秀野堂集詩十種盡讀之彼自家園歷宦遊十
餘年以來落拓一官境地屢遷而隨境所遭淋漓觴
詠風疎雲逸山高水流卽塵埃爲芬香澤畔亦逍遙
蓋胸中饒有勝情而瀉之筆端佳句自集不必對湖
山友梅竹踞芙蓉石坐古香亭而乃叫號奔踣以赴
者也殷璠所云神來情來嚴滄浪謂盛唐諸人惟在

興趣觀乎冷然豈不然哉是知彭澤澹遠開宗江左
青蓮豪宕流聲夜郎冷然自江右徒夜郎率澹之致
得豪之興妙有斯集其作祖荒微中興西楚衆共推
之矣或曰時事多艱冷然大業經營方始詎惟詩豪
余謂同此冷然耳有如謝公之忘懷任運捨身願
皆寢處山澤間儀則卽詩以見冷然而觀於詩之外
亦可也

震澤詠小序

友人李伯遠常言相人法寧有俗中之雅母容雅中

之俗每歎服以爲名言詩亦然高僧名衲其至者原不在詩委巷間人往往誇觚翰嘯歌以爲雅圖窮而七首見似雅之俗恐亦不免乃其至者自聲而爲詩如松濤竹籟灑落人間摩詰之爲禪皎然靈一之爲詩兩者固並行而互映也吳楚間詩僧惟雪浪聲最噪其詞亮而澤近地所見秋潭有詩骨詢法師有詩質流豔標霞研情拔俗得詩之姿者不得不歸之壑公潘景升每稱壑公才秀如青蓮華當令惠休避座賈島以下何敢進而爭席非但不俗而已

小山六逸序 代

余與莫公遠山人游最久山人於詞壇稱雄長其詩
蒼鬱孤勁不作諧時語其爲人亦落落穆穆雅不可
一世願獨向余亟稱其門人葛生一龍年少負儒家
世能詩占洞庭東武山中而葛生復爲壇與其伯氏
一夔結中山之彥若孔君某陸君某萬君某相嘯味
其間稱小山六逸云吳越間薦紳先生聞而高之爲
賦詩咏歎其事而且欲得余一言弁之首嗟乎夫逸
何容易哉蚊蚋終日經營不越階序展騏驎之足一

夕而千里樊籠之鳥飲喙伺人鴻漸鵬舉翱翔乎垂
天而游冥冥之表彼其中有所授非苟焉而已孔子
標逸民之目至乎餓夫下士辱身放言之行鄉曲所
不道然倫慮清權澤於道德老聃莊列挾玄微之言
遜於天放成毀禍福不得而及後世奇曠之士聞而
宗之故七賢標軌於竹林四友矜名於山澤安仁放
閒居之賦太冲託招隱之篇其他巖棲川觀投紱浮
杯之流不可勝數卽其爲遙微軫殊致均之蟬脫穢
汚脩然塵埃之外庶幾仲尼浮雲之想故其人可得

而稱也吾不知公遠所稱六逸與此奚若山林之下
行且與公遠爲政夸者歿權衆庶馮生自古而太息
世有七賢四友不得而廢然則卽推六逸而進之可
也余老矣不能奮袂鼓椎過從六逸躑躅洞處震澤
之間儻以余言藏之小山寄語無恙尚及臥而遊之

華嚴徑遺草小序

詢法師與余遊處幾三十年其氣韻沈樸無浮動綺
語爲蓮池師高足苦行不怠已從雪浪師得慧解研
證經義學人皈依之如雲尤精說法華經緇林尊稱

之爲明法華間與道侶涉佳山水意到則有詩詩務
深思而骨輕冷任自然亦如其言動不作浮綺態今
世詩僧其才美者往往如詞人豔夸不則枯澁俳俚
以爲家常本色如師挹禪之意而出唐人音蓋少也
余與師相怡悅庶幾支許之好去年訪余白下歸而
病作遺蛻以去嗟乎牙琴悽絕山水清音幸有遺草
琅琅可誦何異拄杖天目延覽洞壑式嘯且歌之日
哉余偶後師未往應爲作序其孫知臨年少亦津津
於詩持師詩卷俟余刪次如慕如泣移日夜不去其

弟子真非輩謀合刻之以不亾師師門風未墜可喜也

山游草自序

客秋作西山游六日卽屐齒未偏而勝情小愜歸而憶之又如隔世事抵京於笥中得所舊草游記又如把臂故人情境依然乃知筆墨之際有功泉石政不在紀述之佳惡也盤嶧兩山偶以涉足附紀襍味有談五嶽名勝十洲靈秘而大域中之觀我自嗤夏蟲矣巳亥閏月題

白門草自序

余生平懶作詩尤懶於慶弔泛應之作又不能雕繪其語及斲異幽墨之思逢山水佳處二三勝侶有以悅性或有所感慨放其胸懷隨筆行止不復研極善見吾拙亦見吾交好寥寥如此而已官白門五年所作詩汰其汎汎僅得五言古廿二首七言古六首五言近體四十七首七言律十四首五言排律八首五言絕七首七言絕八首官下無事無所可見短長卽此謂之小草可也

東臯子集序

東臯子放逸物表游息道內師老莊友劉阮其酒德詩妙晉魏以來罕有儔匹行藏生歿之際澹澹遠真素絕類陶徵君爲文中子弟無標置名教之跡而意諒不拂亦無於陵仲子辟離之譏昔樵由掛瓢於堯代曾點希瑟於孔席東臯似之矣焦弱侯先生每向余言東臯子集宜與淵明集並傳顧陶集已有善本而此集獨缺先生乃出以授余與余友高孩之相賞莫逆余乃轉授鮑生元則繕刻之吾輩淨眼讀一過其

爲爽然勝讀鵬鳥賦遠矣

世說新語補袖珍小序

世說史家者流而清辭玄致似閨秀林逸風流獨擅
自二劉披英王何集勝解文之士莫不心賞或苦帙
重不便攜舉山陰張肅之鳴琴小暇束而鐫之握不
盈掌而名流雋語挾之懷袖當夫閉房縱披朋儕雜
嘯卽從橫可觀未專厥美而行路風塵惟幕障面左
右眇歡孤悶自撥單車襍被動相追隨纔一挑目而
樂衛殷劉穆然如對方寸之間霏霏千古不知身之

在遠斯編之刻爲功亦鉅豈徒云瑯琊之倩妝臨川
之小隊已也肅之作今卓異江表而操刀游藝亦復
有餘則清談何妨於晉代乎且爲江左諸公一酒之
矣

東林十八高賢傳序

往余令鍾陵曾過東林寺渡虎谿遠公社竟作牛馬
走騷驛之場爲之慨然去今十餘年乃得東林十八
高賢傳讀之諸公皆糞壤富貴膏肓泉石心超淨穢
之區境接人天之勝令人脈脈心動摠從無階況親

承接引妙契因依豈必入淨土而極樂上蓮座而與
瞻哉此刻在廬山未獲流布樂愚上人謀新業於棲
賢山中尋授梓人余故喜而序之使信奉此傳人人
見遠公人人會廬山也余謂樂愚當宜索龍眠十八
賢圖附之以傳千載何羨蘭亭輞川哉昔宗少文對
衡陽王有言祿如秋草時過卽腐試問學道人此片
白蓮花有腐敗不不也

吟茶別論序

古人如陸經蔡講於茶事茶理甚精其廬合七碗皮

日休十詠不啻劉阮之嗜酒然未嘗專頌峴德余向
從馮開之祭酒周叔宗山人游津津乎羅峴之賞謂
其澄冽冲漠較諸茶特異開之至手自滌器望氣候
色入眼似雪水入口鼻喉舌清芳莫喻斯稱第一流
兩公栩栩化去而幽人韻士好飲峴茶者亦漸多然
未有特爲論著如箬溪周慶叔者每慶叔餽余峴他
友人所貽似不能敵蓋讀其論而後知慶叔精心峴
妙自其外家天目先生有聞少而壯壯而艾非逐泉
好漫然嘗試使然也夫酒人於酒類有所寄託酣放

而茶直沁肌徹理冷然與之會而已非凝神致一惡
能窮其妙乎慶叔不以余爲佞每歲新夏請摘洞山
數十片醉我亦以驗慶叔於所論消長離合如何也